

■图片故事



城市守夜人

□叶艳霞

窗外的灯火渐次熄灭，白日的喧嚣沉入夜色。街道恰似倦怠的河流缓缓静止，霓虹灯在薄雾中泛着朦胧的光。这座城市即将安眠，却有一群人刚刚醒来。他们用清醒守护着梦境，用坚守温暖着长夜。

老陈的夜班公交车是这座城市流动的驿站。车厢里总是很安静，偶尔有零星的乘客上下。刚下班的便利店员靠着车窗小憩，赶火车的旅人紧抱着行李，几个年轻人低声说着今天的趣事。老陈稳稳把着方向盘，目光掠过那个磨得发亮的皮质档把头，平静地注视着前方。这趟环线他走了12年，从星河渐垂到晨光微露，他熟悉这座城市每个时辰的模样。他说最深情的时刻，是看着乘客下车时放松的背影，老陈知道，自己的方向盘丈量着别人的归途。

街角的便利店永远亮着灯，小林在货架间轻轻整理着商品。凌晨3点是最安静的时候，她能听见冰柜轻微的嗡鸣。穿制服的保安会来买杯咖啡，代驾师傅习惯要一个汉堡，偶尔会有晚归的上班族站在关东煮的锅前发呆。小林总会多舀一勺热汤，什么也不多问。这方寸天地是许多夜归人的“避风港”，而她就是那盏始终亮着的灯。

更远的地方，还有更多这样的守夜人。电网调度室里，技术人员紧盯着闪烁的屏幕，时而低声与话筒另一端确认数据，确保光的“河流”不会中断；医院急诊室，护士的脚步在走廊响起有节奏的回声，她俯身为病人掖好被角，动作轻得宛若夜色本身；印刷车间，油墨的清香随着滚筒转动弥漫开来，老师傅用袖口擦了擦额角，目光紧跟着滚筒上未干的字迹。他们互不相识，却共同编织着城市夜晚的脉络。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让沉睡的城市保持着温度。

我们常常忽略这些深夜的身影，就像忽略呼吸般自然。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直到急需帮助的时刻，那辆准时到站的公交、那家亮着灯的店铺，才显得如此珍贵。他们的夜晚，成全了我们的清晨。这种奉献不需要掌声，却值得最深的敬意。

或许没有人会提及这些守夜人的名字，但这座城市记得，是无数个他们，用不眠的夜晚，守护了千万个安然的梦。他们不需要鲜花环绕，只需要我们路过时一个理解的眼神。此刻，多数人已沉入温暖的被窝，不妨在心里，为他们留一盏小小的灯。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2025年11月下旬刊 本期看点

聚焦

以“技术之笔”擘画高质量发展“人才蓝图”

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技术攻坚为引擎、以人才培育为支撑，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实现创新成果从车间走向市场，普通职工成长为高技能人才与行业领军人物。这里不仅是技术突破的“试验田”，更是培育人才的“孵化器”。

直抒胸臆

守正创新 实干担当

——首都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一系列重大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指引方向、催人奋进，为首都各级工会指明了奋斗方向、注入了奋进动力。

全会闭幕后，首都各级工会通过召开党组（党委）会议、专题会议等，以多种形式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守正创新、实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书海掠影



凝聚民族力量的奋进之歌

——读《国之歌》

□聂顺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李舫的《国之歌》在此时出版，像一根被时光淬炼的琴弦，一端系着1935年的烽火，一端连着2025年的回响，在书页间弹拨出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

李舫写聂耳，不去刻意雕琢“英雄”的光环。她更像个执着的采音人，在历史的声浪里捕捉青年音乐家的本真：上海亭子间的煤球炉把乐谱熏得发灰，聂耳却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按住小提琴弦，让每个音符都带着市井的温热；为了记录码头工人的号子，他混在扛包的人群里走了半宿，鞋跟磨穿时，记满节奏的纸片上还凝着汗渍。这些细节让我们看见聂耳的音乐不是空中楼阁，是从底层的喘息、街头的挣扎里生长出的荆棘，扎得人心生疼却又热血奔涌。当他接过田汉写在香烟盒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李舫的笔锋骤然收紧，让我们看见“纸片上的字迹洇开，像刚从火线带回的战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原是两个年轻人以生命为墨的共舞。

在写《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群像时，李舫的笔触又成了细腻的织工。她不单写聂耳和田汉，更把那些在幕后托举这曲战歌的身影一一铺陈：左翼剧社里熬夜刻钢板的青年，冒着风险传递乐谱的地下党员，在租界电台偷偷播放歌曲的播音员……这些被历史烟尘模糊的面孔，在她笔下有了清晰的轮廓。就像她写某晚电台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时，“电波穿过租界的铁丝网，让弄堂里缝补衣裳的妇人停下了针线，让码头扛包的工人攥紧了拳头”，一首歌曲的力量，从来不是孤胆英

雄的独奏，是无数普通人以勇气为和声的大合唱。

解析“文艺为武器”时，李舫的笔触化作了锋利的刻刀。她不空谈“民族精神”，而是把田汉改词、聂耳谱曲的过程，剖成一个个带棱带角的细节：田汉在狱中把“飞机大炮”改成“炮火”，不是文字的推敲，是从“被动躲避”到“主动迎击”的灵魂蜕变；聂耳为了让旋律“像冲锋号钻进耳膜”，把军鼓的节奏嵌进每个音符的肌理，连换气的停顿都踩着正步的节拍。这些创作瞬间里，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魂——它不是空洞的嘶吼，是码头号子的筋骨、游行脚步的脉搏、战士呼吸的节奏，在聂耳的琴弦上拧成了一根勒住时代咽喉的绳。

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让李舫的叙述始终带着历史的纵深感。她写聂耳在日本横滨码头的最后时刻，衣袋里还揣着未完成的乐谱，那不是“牺牲”的悲情符号，是一个青年对“未竟之志”的耿耿牵挂；笔锋一转，又写几十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在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礼炮声中响起，“旋律从旧时代的战壕里突围，裹着硝烟，落在了新时代的天空下”。这种时空的折叠与对话，让《国之歌》跳出了传记的窠臼——聂耳的音乐从未被时间封存，它活在每一次需要“起来”的时刻，是历史的回声，更是当下的心跳，叩击着每个中国人的脉搏。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读《国之歌》，读的不只是聂耳的青春，更是一个民族把“救亡图存”刻进音符的决绝。那决绝，是聂耳琴弦上的震颤，是田汉笔尖的锋芒，更是每个听见“前进！前进！前进！”的人心中不灭的火种。

